

核心提示:一个并不复杂的药品回扣案,涉案干部、医生和工人竟有50多人,约占医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!不久前,记者追踪被处理的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人民医院(以下简称“阳城医院”)系列药品回扣案,发现医院药品“回扣链”之长,使人忧虑。

# “回扣链”有多长

## 一个县医院药品回扣案的剖析



新华视点记者 刘云玲

### 链首:收钱多到做噩梦的药剂科主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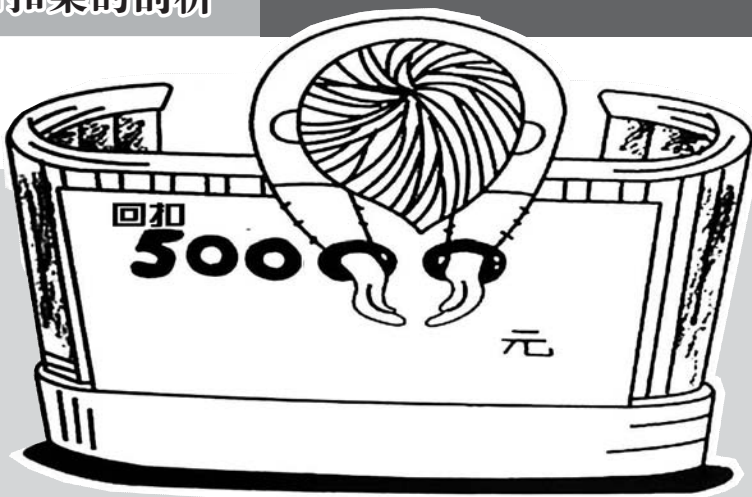
收的钱太多了,我晚上总梦见自己掉进一口井里,怎么也爬不上来。”山西省阳城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马元土被捕时竟“如释重负”。他被阳城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,而检察机关认为量刑过轻,已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。

因据有药品采购大权,药剂科长自然而然成为“回扣链”的首端。马元土仅在2003年到2006年年初就收受贿赂60余万元。

据阳城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,较早打入阳城医院的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臧绍朋(已判刑)2003年向马元土行贿5.5万元,2004年为8.5万元,2005年则增至9万元。而晚些获准进入阳城医院的安徽亚泰药业有限公司销售员高海亮、高建彬(已判刑)则后来居上——2003年至2006年共向阳城医院销售药品金额为520余万元,而给马元土个人的回扣则高达36.3万元,回扣比例近7%。

供货商们给马元土送回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:将钱放在马元土办公室内一张床的被子下或床头柜里,然后装做与视而不见的马元土道别。

2006年3月,马元土将其其中50万元以其内弟郎红胜的名义投资到一家水泥厂,其余则用于装修房子等开支。



在药品供货商看来,仅搞掂药剂科主任显然不够,于是“回扣链”就节节延伸。

作为阳城医院会计,陈红梅(已判刑)的职责是制定医院全年收入预算和支出计划、银行结算等,似乎与药品买卖并无干系。为了能及时办理汇款,不影响资金周转,药品销售商也把她列为“回扣链”中的一个环节。仅在2005年到2006年3月间,陈红梅就多次收受回扣6.4万元。

同样与药品销售联系看似微小的库房保管,也是“回扣链”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因负责办理药品入库等手续,仓库保管员赵立新(已判刑)于2005年至2006年3月间收受回扣

5.4万元。

医生所得回扣的多少则由其开出的处方中药品数量决定。阳城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董志诚说,药品积压时,销售商就会提高医生回扣的比例。由于牵涉医生人数众多等原因,阳城县检察院未对医生立案侦查,只限令阳城医院医生在48小时内将所收回扣上缴。阳城医院院长陈益民告诉记者,50多名医生如期缴出了所收的共计50余万元回扣。

“公布的回扣数额和涉及人数都是很保守的数字。”董志诚说,“被查处的两家药品企业所售药品只占阳城医院药品总量的一半。”

### 忧思:拿什么来修复医德

阳城医院系列药品回扣案发生后,阳城医院乃至晋城市所有医院立即大幅下调了药价,阳城医院药品销售在医院总收入的比重由最高时期的49%骤降至29%。医院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或可能有回扣的新特药品,一律停止进货。医院将对医生和其他职工加强教育引导,修复被回扣败坏的医德。

然而,这些措施似乎并不足以唤醒一些医生的医德。接受采访时,阳城医院一些医务人员坦言收回扣有违职业道德,有悖“人民医院”的名号,却同时含蓄地表示“没办法,我们出去看病也有同样的遭遇”。言下之意,他们也是受害者。由此可见,回扣危害之广。

山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李美峰说,回扣、红包现象屡禁不止使人忧虑。拿什么来修复医德,教育引导是鼓励自律,而他律也必不可少,比如建立医德档案,对医德医风状况实行患者参与并监督的考核,并把考核结果同经济利益挂钩,同时还要借助于法律和制度的保障。

### 药品回扣一年侵吞国有资产约7.72亿元

据卫生部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一位负责人透露,从去年8月到今年7月底,我国共查处医疗购销领域中商业贿赂案790

件,涉案人员1160人。

向卫生院院长提供回扣,新疆一医药代表行贿领刑。被告人魏建因推销药品给他人好处费,触犯刑法构成行贿罪,近日被新疆玛纳斯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3年。

被告人魏建2003年12月以来,先后任陕西新桥医药公司、陕西千智华医药公司和新疆北方、新疆中新药业公司业务员。

“医生开方吃回扣属受贿罪”引震荡。医生一手开高价药、一手拿高回扣,这种行为将被定性为

受贿罪。这个消息在广东法律、医疗界引起强烈震荡。

日前,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在“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”上作专题发言时表示,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,属于“从事公务”,以受贿罪论处没有任何疑义。

### 500元失窃案

北风呼啸,树枝在风中摇曳,雨夹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,化冻的河水又结上了一层薄冰,所谓的倒春寒来了,感觉上比冬天还冷,令何建国忧心忡忡。他得去找小西商量一下哥哥工作的事情。

小西不在家,何建国在遗憾的同时也感到庆幸。

小西爸妈说的全是些说了无数遍的车轱辘话,何建国木着脸,同时也木着个脑子,听,不得不听的时候,只能听,一耳朵听一耳朵冒就是了,要不,干脆不听就是了,想别的事。他开始想他哥的工作,昨天给一个朋友打电话,说起他哥的事,朋友说可以帮他想想办法。就在这时,他听到小西爸叫他:“建

国!”他茫然抬头,小西爸目光犀利:“建国,在处理你和你父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,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?”

何建国吓了一跳:“没有,没有!”

他的反应是过于强烈了,小西爸妈都感觉到了,相互对视了一下,眼睛里都闪过明显的疑惑。

“建国啊,”片刻后,小西爸字斟句酌地说,“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……”

这时,小航屋门开了,他从里面探头出来,对何建国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,而后问他妈是不是从他钱包里拿钱了,说是他钱包里的钱少了。小西妈让他再好好回忆回忆。他就回忆了,回忆说今天早晨小西洗衣服时帮他



连载(二十八)

## 新结婚时代

王海鸰

包掏出来过。听到这里何建国脱口而出:“不是小夏!”反应之迅速之强烈略显失态。

小西妈看他一眼,淡淡地说:“我们并没有说是小夏。”

一时间,屋里气氛有些尴尬。小西爸又开始装没事人,起身向电话走去:“我去给小西打个电话,叫她赶快回

来。别让建国等了。”电话拨通,随着小西手机彩铃的响起,小西和小夏说说笑笑,大包小包地开门回来了。

何建国把小西叫到她的房间里,关上了门,严肃地跟她谈了一次。他先是说了他爹这次来的三件事:一是他哥的工作,二是他们的关系,三是他和小西的孩子。

然后,让小西权衡。小西凝神看着何建国那张异常严肃的脸: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,如果这三件事办不成,我们的关系就算到头了?”

何建国问:“难道一件都办不成吗?”小西答:“你觉着呢?”

“我觉着,”何建国一字一字道,“这三件事总有一件是在你的掌握之

中的。”小西对他的态度异常反感:“何建国,你在威胁我吗?”

“小西,你最后听我说一次,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,那我们可能真的是缘分尽了。”何建国没正面回答问题。

如果说昨天何建国说这些话小西还不会往心里去的话,此刻却是听进去了,因为小夏

想到小夏在天安门、动物园时的欣喜,想到小夏对她女儿的感情,想到保姆在别人家干活儿的

不易,她对何建国突然间有了一些感性的理解。从前她不理解是因为彼此所处环境相差太大,使她想设身处地替对方想都没有可能。何建国虽然不知道此刻小西具体想的是什么,但是感觉到她对他的话听进去了。

说实在的,他没敢希望小西能把父亲的事情都办了,首先生孩子一事,就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事。他希望的只是,这次,小西能够作为一个儿媳,客客气气周到到地把父亲送走,就是说,大面上过得去就行。这时,小西说话了。

“行。除了生孩子,你哥的工作和住处,你让你爹放心。我尽全力。”小西说。

何建国感动的同时心头的忧郁仍是挥之不去。这次是行了,下次再有什么事,怎么办?还有,他们的孩子,不,他爹的孙子怎么办?

下期预告:失窃的真相